

勤

餘

文

牘

勤餘文牘卷之三

山陰 陳錦 畫卿

嚴子陵釣臺記

三衢山水七百里而下逮於富春東望越山西循吳地與海爲鄰顧其勢上峻以湍則下平以廣譬之黃河萬里奔騰龍門一束所謂七里隴也予方髫鬣卽隨先大夫任涪安汎舟上泝時則鴨頭未漲嶺雪初融晴江不波煙螺微黛過富春百里望見桐廬舟人葺檣檣嚴戒備謂江岸山肩始有風警其爲山也若立若跪若削若剖若居高樓窺而全身影見若隔岸對搏而吻爪爭拏懸崖倒垂絕壑僨裂鳴篙觸石鏗然有聲咳嘯空中百

谷遞應第陡厓無麓非繩勿登纜舟者牽蘿以上擇巖
腰一綫臂而行長繩百丈繫雲端跼跼若紙鳶欲墮拳
藤糾木高插石罅如螺髻簪卉古色嫺然脫峽風怒號
則成焚輪壓千檣入水立杳俯視水底洞見巉巉白石
臥數尺大魚閒有激潭窺之正黑或曰海眼也隴寶二
十餘里中途陡折風濤仰沸激底石窾窾齊鳴山鬼餓
鳴白晝相語悄然疑無人忽一山出雙磴高十丈下銳
上平可坐十人翠幃旁懸錦屏前列茂樹縹草隱然可
梯聞畫簷唳數里外曰嚴子陵釣臺也舟行山腹馳而
過莫敢登進此則左山微坦得土坪數畝子然一村猶
嚴姓上有壘必道山後而出餘無寸滑尺岸容民居者

隴盡山開廣倍而淺沙石磊磊日嚴灘舟行格磔作輪
鐵聲而無大風有隧之險相地勢上游千谿湍激得隴
東水水洩稍紆不則立涸癸睦甌歛陂陁萬頃其穀宜
稻者此也幼不能詩僅恂怳憶當年風景越二十年而
有常山之行又再過之洞天中開打頭風雪仰視四圍
山色彷彿瞿曇面壁瘦硬通神凍綠皴苔寒碧墮樹煙
雲慘澹漸近滄桑聆畫船簫鼓之音已不免江山減色
顧白石無言長松不老星精兩點炯炯九霄蓋寸土猶
然光武也餘姚朱弢甫嘗爲子言曰舜江之潮至客星
山則止避嚴陵也富春江潮蓋亦至釣臺而止云

餘姚梅
福故里

昌化三松亭記

道光丁未

林木之壽於周爲孔子手植檜於秦爲五大夫松五大夫者秦官名實三松也幼困鄉隅足不履岱嶽猶或從而五之謂今失其二抑固矣唐昌實治武隆之麓有廟祀嶽灌木叢焉丙午葺棟宇闕隙地爲遊觀有松當道者三工師將斧之或止且歎曰異哉斯松挺如鶴立曲如僂行虧蔽日月吐茹風雲迹其背廟面山而高自位置者儼秦封也聞者大喜爲鳩羣工芟榛穢惡木築山石環其垠如弓圍以短垣三其地二於松北一於松南北者亭南者軒軒亭相向橫列三松其間松之足墜土二尺許隨其曲直高下樊花竹亘之顧無水柰何會大

雨雨竟相地勢有坎於松北者二因鑿數尺池焉廟土
如月左右各半池之旁柳於牆柳旣綫桃於階桃旣華
嵌卵石如碁而植幽花細草於其罅四時咸備登其亭
以望則山高水流煙火繞郭隱現之勢如鏡如畫亭之
後嵐青逼人野綠沃面其山之翼然奮翅而行者若鷲
隼之怒於風戾然聳肩而止者若健螯之膠於沙攢翠
堆髻連畦比鱗襟雙谿帶屏山廻環匝匝以兀斯亭而
三松之狀益偉亭旣成諷所以名亭者僉曰亭建於松
松奇於三名以紀實也宜質言之予旣奇松之遇又以
亭之在廟也摩壁作字比之秦封五大夫以爲三松壽

潛東大溜行舟記 丙子九月

徽杭之介有山曰箬嶺自麓至頂作竟日行下此巖泉層接百里而谿又二十里昌化所治乃舟焉谿廣計里窄計丈岸石磊磊生尺土下土崩石卸水激而卵若屋若臼若罌無若瓜若果若彈丸天成圓潔邑人索牆若砌代甃石比戶而是一雨水輒漲挾山減頂殃民廬沖田則土去石出以廢加土乃復否則蠲其租舟於谿候尺水卽持篙格格若驅車治南十五里曰河橋立鹽市舟斯聚焉地勢迅絕咫尺陂陀動縣尋丈建瓴而下彼洞此淹天施地生節節設阻曠者爲灘繁石蓄水安碓礎灌田峻者爲溜危崖肩合大石當垠後壅以激則前

決以怒厥聲振宕如雷霆金石聞數里最險曰大溜兩巖交錯陷石橫列爲虎豹虬龍水穿石罅不得出則暴漲丈餘越石上驟墮噴薄成濤駭浪掀天莫知其徑始造舟者視石峽爲度令當中流摩兩石而下又一石當門仰臥水噴涌而起舟觸卽碎因銳舟首作梁轉上曲令駕門石不傷然後偏左脫石旁駛比駛丈許又觸石如前則又偏而脫之篙抵石孔百不失一如是三五折石盡溜平其去如射操舵者若蟻穿珠忽左忽右應手作蛇行出險技如神顧差尺寸而齏粉者屢焉水殺則以數十人絆舟尾坐岸跬步移行以手捫石大漲沒石則舵槳駕空飛駛以意度水底夷險其兩岸高山壁立

僅巖腰一綫可緣行中積巨石歷亂重疊如推牆倒壁
甄石墮地無位置可名亦無澁瀕瞿塘巉巖奇峭之致
鬼物惡鳥閃眩出叢灌閒則戈神廟鎮焉過此溜稍平
里許有石門高數丈大十圍者二爲左右闔內外縣丈
餘中容一葉躍而下餘石奇峭立道旁凜乎若將犯又
數里爲小溜險亦如之自是忽潭忽溜忽灘層見疊出
不可枚舉記其尤者曰紅石洞曰斤綫潭山壁倒懸若
屏障尙太古藤陰崖寒滴下臨無底投之洞然水寬十
丈近洞之半其溜左趨相傳下與海通舟入立杳有竹
篙插石罅十年無敢拔者行舟繫纜沙閒百人堅坐以
遠之又曰條几灘有大石直臥中流溜偏石左則舟宜

左行顧必徑趨臥石乃適下石左忽有山當其前必下
旋堅立使舟尾右掉乃背山而行毋失尺寸予於此幾
碎一舟以救得脫今猶惴焉過此抵鷹子埠入分水界
漸出於險計白河橋至桐君山百有四十里乃達桐江
富春徑駛錢塘矣大凡谿流湍激過甚常若有隘焉以
紆之川江建河其尤焉斗大窮陬乃亦有此憶道光之
季出入是鄉二十年輒與何君黎輝偕年少氣盛方鶴
立噴濤吼浪閒雜舟人操檣鱗退則彈棊縱博朗吟風
月以爲常或縋登絕壁懸布以上至今耳畔猶泠泠餘
流水聲何其壯與至江上琵琶燈紅酒綠何在非秋風
鱸膾之思惜乎予病未能也書此以誌前遊之盛

海上日出記 丙子十月

揚帆海表月落西山同舟走相告曰日出矣乃登舵樓
瞠目東注見白氣一痕若秉燭林下而光出樹杪者高
廣以漸忽有雲上黝而下明露紅縷閃爍俄雜金紫作
俯窺巨燄狀別有黑雲旁繞次第烘染具五采白氣隨
之上蒸類釜中騰鬱時則明光亘天半西北耿耿見亘
星水天渾接茫不知日之何出也已而雲間橫裂出殷
紅丈許界上下始悟前見白氣半天水彷彿見海波中
高洶涌外注汨汨如有聲予謂眾曰此日輪上露矣其
青冥而外霧者天邊耶浩瀚而下橢者海邊耶眾莫之
答未幾輪出水殆半微小又未幾輪半入雲中雲色遞

變黝者以紫明者以黃蓋向之俯窺者今與日竝橫眺
若積墨而漏罅緣邊如繡如繪爲山林樓閣鳥獸人物
狀益精采炫目又未幾全輪出水遞小猶通體作柿紅
可久視餘耀上燭萬丈不雲而紅頃之輪中如裂繪流
光若火奕奕自動旋裂旋合數四乃成正赤射人目自
此不可仰視一切雲影盡入俯照中青白靨黷渺乎其
下日輪高出一二丈尤小而炎炎四射曉色瞳矓不僅
天下白矣憶是時舟行江浙洋內直松滬各口外指日
本大東一目萬里無島嶼之隔宜其所覽無遺越十年
歲癸酉於役登州宿蓬萊閣澄碧軒再觀日出覺水天
涌現雲物奇幻組織金采光燭九霄一如向時惟明光

亘天始見日輪一角卽已炎炎射人較向者日出已遲
一刻餘則日本高麗諸山擡海氣高涌有以蔽之予詩
所謂莫道蓬壺日出遲只緣身在壺中住是也抑更有
異者日道多南偏故南檐終歲納日蓬萊閭陰島嶼北
峙自大竹山至大黑島東西二百里彷彿綴閣兩隅時
方八月日出當大竹丑艮之方日入當大黑辛戌之向
似日中偏南而早晚偏北故北牖亦或納日以地球測
之日道隨地圓轉晝短則出入祇坐東西晝長則出入
延及北面或以此與誌之以俟占驗家攷正云

曲阜謁

聖記

曲阜古魯地漢晉間降焉縣宋大中祥符五年改名仙源建炎

開禧入於金改曲阜明正德七年移縣就廟建今城自唐咸通歷五代宋金元明至國朝八百餘年世用孔裔爲令中間再撤再復至乾隆二十一年始別設曲阜縣令仍屬兗州府

幼侍先大夫讀朝夕命參至聖像問像何來曰曲阜

孔廟且曰爾等他日北上當知之時予與子弟方垂髫

聞是命渺不可卽及隨任昌化庠署近聖人居幾二十

年此像猶供奉如前年三十方得計偕北行出入沂兗

鄒滕又十年僅謁孟廟而曲阜之行闕如焉東南亂後

像失所在乙丑秋從戎濟上距曲阜百里宗滌樓先生

觀察東河爲致書聖裔七十五世孫觀堂上公祥珂七

十二世孫經之明經憲庚求謁林廟先子往者有桂林

王少鶴京卿拯借予往者爲秀水趙桐生茂材銘以仲
秋下澣一日發濟上宿兗州次日抵曲阜訪經之同年
於第八府不值其子慶籃出應客叔昭燿字芝舫者六
十九老人乃先大夫己卯同年孝廉昭然昭燦弟誼關
年世款接彌至是日先詣公府見上公神采韶秀氣宇
沖和生十八年矣軀幹稚弱夏間入京陛見甫受婚故
彭相國家而歸延師自課母訓綦嚴幕府畢絳年沈孫
鶴並太倉州人代請於公乞觀彝器少頃羣從昇置几
上首示有明一代明良遺像冊內載太祖像二成祖憲
宗世宗及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劉基宋
濂王禕章溢解縉方孝孺周忱陳瑄薛瑄楊士奇吳訥

于謙商輅李東陽彭韶邱濬陳獻章羅倫蔡清楊一清
謝遷王鏊王守仁胡世甯湛若水張孚敬曹良臣像各
一有傳並加贊者冊方尺二寸隸書頗有脫誤又大像
二幀一龍形怪偉豐頤下垂與冊首像同爲明太祖一
天表雄渾皮冠覆額爲元世祖又小圖一幀畫爲三層
上作宮殿閉閣額題垂裳而理四字一人北面跪階下
次作一人跣左足繼山樹狀下作大甕插各色旂八左
八兒持刀右八將持械環立狀爲鐵冠圖又一紙方二
尺募拏李闖賞格爲順治元年山西巡撫邊告示又故
衍聖公遺衣數事巾一紗帽三朝帽一玉帶一玉珮二
皆明制有甌甚精牙牌一鑿空其首爲紐刻今文作符

信狀象笏二一有字萬曆六年所賜木笏一色似沈香
而理稍熾制寬厚倍常笏背有斑點稱孔道輔擊蛇笏
衣之屬四十多繡織五色金綵雲龍閒有青袍窄袖似
元代服均不誌時世製作精麗不一寬博過於尋常履
之屬六長率尺餘銳其首底厚寸許閒用五采金緣以
次觀竟公府傳知林廟守官約明日虔謁明日先詣舫
芝導由東偏毓粹門入三品守林官孔慶鏜號閭庭者
先在引入大成門登杏壇壇北殿南設拜位行三叩禮
守官陪禮畢登殿仰瞻先是與桐生詣公府睹宮室之
大覺已極壯麗歸過廟垣望見古木林立蒼翠邃密急
下馬由仰高門入觀德門出已走觀一過至是乃縱觀

之廟門南向近城數武始作城者移城就廟城之上書曰萬仞宮牆正中有坊曰金聲玉振有水亘其內過橋有牆中爲櫺星門左右爲下馬牌門內坊二重曰太和元氣曰至聖坊二坊之間西出坊曰道冠古今東出坊曰德侔天地次坊內有牆正中曰聖時門門內路西出曰仰高門東出曰快睹門中爲池者三皆有橋橋北有牆亘之牆左右兩阿起高臺各一正中曰弘道門並列者三中六扉旁各兩扉進此爲大中門制如前再進爲同文門正中六扉虛左右有明碑亭二其右爲有司齋宿所左爲聖公齋宿所兩所相向又其內爲奎文閣八楹四達三層再梯東西耳以兩門入門左右碑亭各四

自宋元迄於今閣後路東西出東爲毓粹門西爲觀德門路北碑亭左右又各二亭北中六扉爲大成門旁各二扉一玉振居東一金聲居西又東爲承聖門又西爲啟聖門並南向大成門後東楹有孔子手植檜高出檐者半榦直蔭圓枝葉勁秀護之以壇壇中故本圓渾如石徑尺高倍不腐千年我朝聖祖仁皇帝賦之并記故本寂於金時迨元至元三十年復生故處卽今樹所在入門爲大成殿殿南門北中立爲杏壇壇後陞再重環以石欄兩旁有階殿後相距數丈爲寢殿制亞正殿陞亦再重自大成門至寢殿側旁列屋四十間以二十八爲東西廡餘屋猶虛廊長南北竟兩院廡屋盡處爲

兩門東西出通兩旁祠院寢殿後左右兩門北出通後殿啟聖門後爲金絲堂爲啟聖殿爲寢殿承聖門後爲詩禮堂爲五代祠爲家廟皆南向金絲堂右東向三楹爲樂器庫詩禮堂左西向三楹爲禮器庫詩禮堂前有唐槐天矯如龍偃臥滿院槐中空以皮之半爲本而中發巨幹如斗高數仞枝葉甚茂咸豐六年間臥枝盡萎僅存數幹古健可愛雌雄銀杏各一雌者宋植一本而旁挺平地者十數堂後有孔子故井覆以亭又有碑曰魯壁卽魯其王聞絲竹聲處禮器庫後極東有屋一楹南向有碑曰孔子故宅門旁通公府故公府樹曰聖府當是有周以來故蹟此大成門殿及兩旁堂宇大畧也

大成寢殿後別有牆牆中有門門內有殿曰聖蹟殿兩
旁東西向有門西入爲焚帛所周以四垣中築高壇南
向次西爲神廚牆門內三楹南向六楹東西向東入爲
后土祠如焚帛所而有屋三楹次東爲神庖一如神廚
厥後爲牆亘北方兩阿高臺與弘道門牆隅四應蓋自
櫺星至此延長數里正中殿前爲門者五坊者三壇閣
者各一殿後爲殿者二門者一左右邊牆旁出者門各
三坊各一臺各二此門牆殿閣大畧也正殿中奉 聖
像廣額隆準豐頤大目露齒修髯顏微赤冕袞秉圭垂
黃幔前設三俎俎前橫案置雷尊象尊犧尊山罍太尊
各一又一案置周器十曰木鼎亞尊犧尊伯彝册卣犧

夔敦寶簠夔鳳豆饗饗廡四足鬲又一案設鑪旁四龕
奉四大賢像六龕奉十二哲像龕一案案前俎俎前鑪
兩廡爲數十龕龕置位或二或三龕前案案前鑪鑪前
俎寢殿正中一龕奉先師夫人神位俎二案一無別
設聖蹟殿爲石一百二十方方尺餘勒聖蹟圖贊前石
刻聖像並御碑分立兩旁又石刻萬世師表額字
皆橫列之杏壇左立杏壇二字碑右懸金鐘有木舌蓋
木鐸也並御製各碑碑之屬自大中門起錯立無算
漢魏六朝碑凡十九墩同文門下在漢曰孔鮒碑曰禮
器碑曰史晨奏銘曰史晨後碑曰魯相謁廟殘碑在魏
曰黃初元年碑在東魏曰李仲璇在北齊曰鄭述祖在

隋曰陳叔毅碑皆廟碑也餘如漢之五鳳殘碑墳壇石
刻孔謙碣孔君墓碣孔宙碑孔彪碑孔哀碑熹平殘碑
周府君碑額及北魏之張猛龍碑皆非廟碑而附存於
廟者也唐碑凡五宋元明碑列道旁多不勝記本朝碑
皆高二丈廣五六尺厚二尺餘螭首龜趺雄偉特甚殿
柱前十楹蟠龍抱柱旁八楹細刻雲龍大皆合抱寢殿
大成門亦如之飛檐四起綴以采鳳金絲堂常設者大
琴大瑟中琴小瑟鼗鼓祝圉各二特鐘鼗鼓各一編鐘
編磬各十六餘貯樂庫詩禮堂爲巡幸設寶座處有曲
柄黃蓋一亦東巡留賜者祭則樹之殿前樂庫貯樂舞
衣器禮庫貯籩豆鉶簠簋爵帛之屬各有誌刻爲成

書啓聖殿奉啓聖王位其寢殿爲聖母位五王殿奉肇
聖王以下五王位以孟皮夫子及四大賢先代爲配又
祔以周程張朱四賢先代其四龕爲位者九奎文閣木
藏書處今空其中高出雲表爲廟中巨覽樹木之屬以
手植檜爲最古唐槐宋杏次之其餘殆無隙地白櫺星
內每門夾道栝柏必數十本奇古難狀其在大成門內
列植成行大皆合抱俯仰臥立無態不備間有傾倒便
皆臥生以木架之至枯絕尙在殿後及兩旁王殿有院
皆樹實所罕鞞夷考鼎鑑祭器多明季物間有康熙五
十五年補鑄者周器則皆出我朝 御頒也謁廟畢與
同人出西偏觀德門卽今稱西華門者北行過顏廟廟

亞於聖亦非復常比出北城直視有水環城平橋當道
橋北爲節孝坊列木表道始此三數里成行大亦合抱
車馬避行兩旁中爲神道次文津橋次坊曰萬古長春
左右神路碑皆有亭次石獅二次 聖林坊次頭門門
內列木四出界道以牆牆竟有高臺洞門蓋林之外牆
南界也臺上額題曰 至聖林入洞門不數武道左有
碑曰輦路稍進有橋橋下卽洙水也未至橋路卽西轉
有下馬碑再西爲洙水坊南向面牆過坊而北爲洙水
橋橋下東西流幾涸矣過橋而北起大門曰墓門門
內華表二石獸四翁仲二石鼎一鼎前行三叩禮守林
官預易元卦去珠陪禮上爲享殿三楹旁有牆亘左右

則林之內牆南界也牆南至享殿北至墓後東西適均約居外牆什之三四古墓道直入計之內牆已居西偏牆之東址尙不及外牆中界而 聖塋則又居內牆西偏矣地脈相傳自防山來外向子午內向壬丙洙泗環其前後中爲崇塋三有碑正中曰 大成至聖文宣王墓東少前泗水侯墓前少西沂水侯墓墓前壇一石案一沂水侯墓前翁仲二碑皆明時建碑後小碑曰一世祖二世祖三世祖則聖裔自立而未去焉西偏屋一楹東向曰子貢廬墓處東偏南向三亭前爲楷亭次爲聖祖仁皇帝駐蹕亭次爲宋眞宗駐蹕亭楷亭前有碑曰子貢手植楷楷長丈許老幹兀立如石不朽苟發新

幹自地挺起枝葉甚茂爲壇護之楷以東爲便門通齋宿房房前屋十數楹爲堂爲庖皆通享殿房後一墼三壇爲望祭遠祖處其東北爲五代墓聖墓旁古柏無算獨生異卉一枝葉似桃上曲枝端結實如繭繭端三葉實出飛蟲如蚊一幹細葉軟葉三五出白而肥末圓本銳枝杪結實如梧子而藍均不知名爲外牆所無草多細潔可愛其似艾而幹八棱者著也一本五十莖者貴似不多得自林而望古柏無際牆以外樹亦甚密西望十之一二東望十之四五其地分六十戶孔族之喪各以戶葬焉穹碑日密多不崇封木許栽不許採以故蔽日參天有加無已自五代迄今民之充守林役者百戶

刈草埽地各司一事雖貴不能出斯役今年五月賊犯
曲阜難民入林賊逐民入內牆一民登木賊焚木天忽
大雨出林視之雨則朗然亦呵護之一端予問林木無
烏巢風濤靜穆今見果然予與桐生旣睹宗廟百官之
大冠裳車器之隆而尤於樹木歎觀止云旣出聖公饋
酒食問庭復至已而守廟吏奉 聖像及林廟二圖著
草來酬之以金次早驅車回濟終日而達回念四十年
前聞之先人者一旦目睹感歲月之如流景詩書於終
古令人穆然累日以圖像寄南中子弟並命兒輩敬奉
於書堂以繼幼時親見之志爲詩二十首紀之越八年
壬申旣官山左乃得與監修林廟之役癸酉工竣祭告

刻子詩於石立之大成門東偏榜棚北壁並重浚洙河
文獻泉以其餘修孟廟述聖廟孟母斷機堂各有碑記
又四年丙子重摹明良遺像巨冊以歸並更定序次校
正傳贊手書一冊以進之上公而謹書其後

附錄明良遺像書後

謹按此冊向與元世祖明太祖大像及明末所開鐵冠
圖一軸同藏衍聖公府稽之曲阜縣志闕里文獻考諸
書並無紀載不知頒自何時冊內載太祖以下君像凡
五徐達以下臣像凡三十有二始洪武迄嘉靖各有傳
贊 國朝同治開曹州府知府惠慶續增其始祖曹忠
壯公良臣一像爲三十八圖仰見先朝國祚方隆人才

鼎盛足以動人瞻敬於無窮惟細繹傳贊傳鈔沿誤字句錯落序次先後互易事實詳畧不同中間官階爵諡年號地名一字之訛所關尤鉅擬請於孔上公重摹一冊以刊其誤十年志此猝未能也丙子夏前曲阜令陳慶成以摹本一冊見贈因出明史本紀列傳敬謹考證訛者正之畧者詳之脫者擬而補之疑者闕而刪之校訂成篇一其體例并依史傳時代先後重加編次首太祖像二成祖憲宗世宗像各一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劉基宋濂仍依原序宋濂以下次章溢次王禕次方孝孺次解縉次楊士奇次陳瑄次周忱次吳訥次于謙次薛瑄次商輅次羅倫次邱濬次謝遷次李

東陽次王鏊次彭韶次蔡清次陳獻章次楊一清次胡世甯次湛若水次王守仁次張孚敬而仍終以曹良臣別爲總目於其首其追封追諡及子孫嗣襲出自嘉靖後與靖難諸臣追贈自弘光者概不增入以從其朔別錄一編歸之覲堂上公附原冊而並存之庶幾見是冊者不致以訛沿訛漸失古人紀實之義惟限於篇幅採拾難周僅就本傳約舉其爲人並敘其始仕終官爵位及功業之最著者而嘉言懿行則未能盡述焉後有作者幸匡正之

附感德銅尺考

曲阜公府有孔東塘博士尙任得自江都之建初銅尺

重得今廣法平十八兩面廣準此尺一寸側厚準此尺五分文曰慮僥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建初爲漢章帝年號六年歲在辛巳慮僥音廬夷隸并州太原郡其分寸東塘云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裁尺六寸七分量地官尺六寸六分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實與周尺同按周尺久無定論始於東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玉律鑄爲銅尺與周尺同頒郡國卽建初尺是也隋書律志則謂新莽劉歆後漢建武梁祖沖之所造各銅尺及晉荀勗所造晉前尺亦謂之始平尺四者同一周尺今以漢器及輪廓完好之莽貨布四枚

枚二寸五分

較之則同爲周尺者得建初而五矣

惟阮文達鐘鼎款識載晉尺獨弱二分或晉尺有三而
阮載非前尺至徐文定農政全書井田攷所摹周尺亦
據貨布而尤弱則誤於輪廓不同或貨布失真與要之
東塘所得建初尺準以貨布而本於玉律實爲周尺無
疑以其時攷之宜卽奚景所鑄建初尺故沈冠雲周官
田祿圖考用此亦云沿傳十五等尺當以此爲眞周尺
也互較今尺當乾隆部頒營造尺之七寸四分當浙省
裁尺之六寸七分裁尺各省不同惟浙尺與東塘合其
餘工匠曲尺量地尺河北大尺更多
不定周尺者當以此爲近古且最著矣惟乾嘉以來博
古者多宗文達而文定農政亦爲經世之書二公於周
尺適多歧出則不可以不辨

登岱記

中原地脈循河北幽燕出臨榆而下遼海者扶輿之左臂也技一指於金州旅順飛渡蓬萊崛起而爲泰岱天下於是乎有東障我朝 仁廟御製泰山龍脈論詳言之而通典亦稱泰山西面其高自下至古封禪處四十里見漢官儀以今登山者寅上未下度之猶信予行岱麓二十年筮仕後益塵俗憚筇屐幾負此勝境以去歲戊寅以大府檄窮汝源繞山周歷三宿岱廟環詠亭瞿然有登高之興會觀察豫公奉 命致封山歲祭同日至相約登臨得經歷陸冶亭爲前導並自濟南召兒輩握鉛槧以四月二十日晨發出北闔仰聖門屏輿從用

兩棹挾一椅，煙其足，類席地坐。棹端繫革帶，兩人負舁而行。行里許，過岱宗坊，至玉皇閣，爲第一景。泉曰白鶴，伏流庭池，洞曰僊人。康熙閒，鍊師孫眞清遺蛻坐焉。露頭面，兩膝皮骨如腊，十指類雞爪。東北曰王母池，卽古羣玉菴。巨石環水，吐納風泉。志載古帝王升封，憩此亦名瑤池。有咽石山房，容小坐。又西爲老君堂，卽古岱嶽觀。有雙碑如方柱，跌蓋合一。曰唐鴛鴦碑，三面有字如壘。匝聖月聖檣聖風聖初聖授聖皆僞周文。又西爲關帝廟，接層雲僊館院宇。蓋山右公所，今以供張達官止鹵簿者。入山四里矣。道漸峻，鱗次三坊。曰一天門，曰孔子登臨處。曰天階穹碑，表道曰盤路起工處。路衡一扇，齒石爲級。坦則容

兩趾高三寸迅不容一趾高倍之取徑兩峯間曲直半
沿澗越澗則度石爲橋肩輿始緩步蟹行拾級以上回
視山下繞徑泉流全城煙樹四山在抱隱然臥環儻所
謂泰山如坐非耶北上懸崖丹壁曰紅門有坊東爲元
君廟西爲更衣亭又北谿流貫峽存片磴如几題曰小
洞天水聲潺湲草木蔥鬱奇禳黝瑩號黑石埠枚乘所
謂泰山之霑穿石是也過此則層樓跨道城闕洞然爲
萬僊樓樓北爲巡輅下山從官泥謝地題曰謝恩處
東望碧泉夾澗細卉繽紛舊有櫻桃園桃花澗諸勝題
名毀失僅見大厯八年張鍊師拜嶽殘字俄而土阜延
緜林扉隱現琳宮丹碧瑣院沈垂清罄一聲綠楊萬縷

隱約似墟里不待問徑入之則古龍泉觀今斗母宮也
女冠款客小坐聽泉山房既出北上有橋名高老東折
里餘斷岸如堵大澗中亂石禿禿疑無徑舍輿而徒以
足捫石頂得度更逾小嶺入谷爲經石峪石坪如掌廣
畝東高西下劃地作尺餘方格勒金剛經全文深入寸
許筆意半真隸謂是北齊王子椿書水泐西偏者什七
猶存九百餘字可搨集聯額坪盡臥石梁十丈許飛瀑
鋪梁額下垂承流勒石題曰水簾灑灑如玻璃籠罩以
器承瀑甘冽盈升雨後則蔽坪及字或以其近禪也刻
大學經文其上今亦漫滅惟存汪坦正書墮山喬嶽詩
一方偏南刻暴經石三字大方丈平臥隙地故有亭存

柱址梁之西石亭完好曰高山流水之亭亭後臥石圓
楯高廣丈餘長倍曰聽泉枕兩旁鑿梯上有聽雨軒遺
址東爲栲栳園瀑所自出西有石壁亘南北隆慶間萬
恭摩崖勒記居其半近南有僊人峽亦曰試劍石中裂
如削相傳謂劈自神人出峪循舊路而北爲水簾洞坊
距高老橋已三里一澗深廣別有橋西出行一里爲天
紳巖山坳古洞出水亦曰水簾洞東注中谿循谿北上
爲登僊橋東折有崖可屋馬曰歇馬崖向有墨書三畫
云出呂僊手久不滅崖西峯巒嶺起人立獸蹲意態百
變徑益窄勢亦益峻而盤路復起矣兩山環鎖跨道巍
樓則壺天閣在焉題勒石楹曰登此山一半已是壺天

造極頂千重尙多福地洞閣而入曰迴馬嶺路迴止騎
故名有水從雁石溝注經石峪凡七里自迴馬嶺過步
天橋凡五里右巖左澗往復迴環雁齒蟬聯疏密閒厠
無息足之地曰十二連盤盤數十級一平如是者十二
盤盡山合洞天中開爲二天門亦曰中天門入門地平
百步曰二虎廟亦曰伏虎廟路旁一石肖其形曰虎埠
石石根當路閒以民居可騁望俯視郡城當西南之缺
煙雲明滅中若印鏤在紙四面城堞作烏絲痕林木似
墨點其奕奕中峙紺色高寸許者岱廟也屈曲浮動左
碧右黃如龍蛇臥行者洒若汶也方罽棊布青紅閒出
雜以白點者城北田廬也白雲橫斷淡霧斜飛頃刻無

睹仰視四山區匝環向獨西峙一峯突兀若背立不顧
爲傲來山人憩此輒流連不去入中天門山勢平甃
盤路隨之返注遞下十八丈五尺有奇今謂之倒三盤
迤邐西轉土路寬平無階級凡三里行者快之曰快活
三窟有玉液泉迸出石穴以橋跨之曰跨虹橋其間林
泉改觀橫生佳趣令人悟造物設施之巧妙工起伏於
一往峻削中有此展拓以蓄奔注之勢而上下梯棧益
巖然其陡絕西望遠山列眉下顧飛流繞足曲徑迴織
行途倒行人影泉聲互相迎送穆然見此山胸腹之寬
忽於土坪幽曠中突起峭石危立岸脣丈許曰斬雲劍
行雲至此一散則霽若或截之者實則兩山復合谷口

呼風正陰陽交割之際其地當中谿東崖煙蘿千仞題
刻如雲隔岸層巖上接翠微巔頂遙指南天三十六盤
如匹練懸空萬道橫褶屨屨四合獨留洞門徑寸上漏
天光大如星點門東列障明淨如指視萬丈碑如畫懸
壁間隱隱有字以鏡取之得徑三尺大書 純廟御題
六行有半實望中奇景自此北上過弄月巖見小龍峪
一水東來岸爲斷白板三折朱闌四圍跨越重澗忽幻
出湖鄉風景停輿徐步過雪花橋面飛瀑巖亂石噴泉
濺人衣袂御帳坪參天西峙涼靄逼人坪爲宋眞宗駐
蹕處可坐百人扶闌登陟一步一頓俗呼三蹬崖已距
二天門五里崖北又復嶽崎有松高丈餘大不合抱鐵

石蟠根虬枝橫偃握拳舒掌蔽月擎雲古色蒼髯蔭率以畝爲五大夫松五大夫者秦官名實三松地有民居留客茗坐北望山勢平岡疊石高下互見故多柏至此皆松羅列兒孫成行對待名對松山有亭可憩其子然道東者號獨立大夫實處士松也風雨飛去誌以碑或指其山脊一松倒懸者以形名琵琶松要之根爲石扼霑雲氣以生枝葉俯垂狀如芝菌亦樹木之一奇計自小天門五大夫北四里而至對松亭又四里而至龍門坊山徑遞窄夾岸古松朗列橫伸縱縮其矮如人所過飛來石萬厯三十一年飛墮平地接駕石人形拱立冠笏宛然尤著者朝陽洞石龕深廣如巨屋南面迎陽卽

御風巖萬丈碑 御題所詠也龍門一鎖橋曰度天無
徑旁通兩山肩合西名翔鳳東號飛龍中留一綫爲石
壁嶺再上卽三十六盤矣時日方晡陰霾四塞俯矚跬
步雲氣橫空不復知臨深之懼仰視天門一白無朕忽
大雨如豆打頭怒下寒慄殆不可支境益高路益迅盤
亦益密以一足拾一級趾進則踵懸踵立則趾露應劭
謂前後如畫重累人此其地矣先行緩十八猶在雨中
次行緊十八則穿雲直上而雨在吾下顧風起半空猛
壓輿蓋湖風攀陟不啻負弩千鈞五步一休十步一頓
漸見南天門矣天門當盤路盡處巍然重闔比至其下
石棱壁立階級千餘左右臨絕壑以鐵索界道縮而登

乍近洞門瞬被天風吸入門側自然碑卽天門銘本元
杜仁傑嚴忠範撰書今毀失閣其上曰摩空卽杜銘所
云張鍊師經構累歲乃成者也入門東折經天街列廡
肆二十餘家登岱者就此市香楮應劭所謂東上一里
得木甲者今謂之元寶街北望鳳皇山南臨白雲洞又
東爲圍屏峯爲虎頭崖爲望吳峯過北斗壇舊址碧石
並峙文采爛然俗取泰山北斗之義呼輔弼二星又有
巨石黑色曰天柱峯計自南天門至此不及三里望見
碧霞宮闕盡在白雲迴合中行數武由西神門入正殿
五楹瓴甌皆銅黝如鐵朱欄重鎗例自門隙投貲財間
歲尺積鳴官一啟卽漢武梨棗錢求福故事亦曰混施

錢其來舊矣殿左右玉碑各一故有亭災而燬殘玉枯
脆觸指如粉幸存銅碑亦巨製磨瑩光潤時露片金凡
二一爲明萬厯勅建金殿碑殿卽香亭猶朱檐黃瓦亭
南正中爲神秀門左右爲鐘鼓樓爲東西廡皆燼餘頽
垣修復伊邇瞻仰流連敬謹叩祝畢復乘輿出東神門
北上里許至東嶽廟從征記所謂上廟卽古封禪處也
廟後石壁峭立曰大觀峯唐元宗紀泰山銘大書深刻
波咏如新其規模宏壯果爲唐隸冠下半焚蝕一百八
字葉彬補書石內陷寸許痕迹猶存獨志載後列從臣
名猶存開國公李仁德等三十餘字及顏平原題名不
見於石而旁隙所存道士郭太陽開元廿一年九月爲

國投龍設醮題名及元符三年九月廿三日臣李敏能
同登泰山題名并四字額又不載於志其提行下元明
人題記及上橫天下大觀字尤矐乎後已壁東爲宋眞
宗述功德銘篆額猶完略存字句則明人鐫毀所餘也
西爲聖水池志稱雲水尺潭懸滴當是桃花洞裂天泉
所在惜無題識惟門外西崖 仁廟御書雲峯字及
純廟御製詩左右璿題光耀日月上插片石高不及丈
謂之眞泰山有唐乾封元年劉仁願題記此外不及備
誌卽繞行山後至青帝宮獨石當門西卽明神憩宮設
元君臥像又西爲望吳峯孔子廟並勒孔孟像於壁瞻
謁已雲雨散霽望太平頂玉皇觀中有巨石黑質者故

顛石也其高出岱顛人立者丈人峯也東面石坪突出者日觀也兀然前屨黃白堅瑩體方上銳似幢蓋似柱者無字碑也顛轉平廣以畝計秦漢登封並存其處別有臺竇大東絕境時方薄暮急趨西神門還霞宮東院正入息思飲食忽大風怒號排闥而入食已鍵門堅坐便伸紙命沂兒記遊未半風殊甚雲霧交集窗紙淅淅作細雨聲啟關卻步尺寸無睹高崖獨屋四無人聲但聞龍哮虎咆門壁僨裂殘燈漸滅襪被強眠夢寐中覺置身絕頂風雲輕如一葉不意東方微白滿屋行雲衣被皆漬披裘遽起則風篩窗榻徑臥雲中便呼羣從亦復水火俱絕不得已弛然再臥少頃視兒輩各室洞不

可居子獨衰怯疑今日或不歸羣下則視之若素便就
雲中飲食謂風雲以高故下界殊晏然也馭風扶故路
猶力持輿蓋以行里許風力果疲眾夫去如飛足不停
趾若木葉辭枝乘風自墮顧以步撥雲僅見足底尺地
自雲中遞出遞沒五里下天門風竟止仰見山顛吞吐
雲裏白氣渾淪下界則日光如炬所在林野城邑皆成
五色上下截然兩境正如衣絮半身不蔽腰足以視王
弇州所見徂徠如衡几太行若長城眾山俯踣各出白
雲一縷頃刻迴合填塞四界徧成白玉地者風景正相
反矣嚮者盤路蟹行則坦途喜疾今則飛行盤路轉嫌
徐步坦途小駐對松亭下二虎廟卽去裘頃刻入斗母

宮飯畢則重棉易袷時猶已初餘興勃發治亭請遊西麓山本面西故東逼而西曠盤道在郡城爲中峯實山左翼右旋循麓十里寬平則岱宗眞面回顧白雲洞對松山御帳坪數十里重巒遞下疊巘斜飛沃野青谿土脈深厚行三里許得寺金大定閒賜名普照枕山面谿花木掩映巨石對峙題曰雲門古柏一株號稱迎送一松偃行橫枝遠出二三丈云植自六朝康熙初詩僧元玉築石堂居之署曰菊林舊隱著石堂集並勒趙國治石堂八散人記於壁壁故露處嵌殘石尺餘裂而爲八爲大定勅建牒牘字十行曰尙書禮缺牒曰尙書禮曰係奉按係字不可識曰勅可賜普照曰勅故牒曰大定五年曰

奉議大夫

缺

杜官等曰中散大夫行

缺

全曰宣威將軍

郎中耶律曰侍各爲一行並泐其下前後印文曰尚書禮部亦漫滅不久且佚錄之而歸老僧送客年八十有五乾隆生人因笑指爲六朝僧一別而出之西北投書澗又之澗西泰山書院謁宋五賢祠五賢者石守道孫明復胡瑗趙國麟宋燾也又西望傲來山相距尙遠而黑龍潭爲禱雨靈勝尤在其西要之潭亦西谿水藏與經石峪水簾洞左右縈拂輕重適均而皆以黃岷嶺爲總扼猶之環道樞紐於紅門石漸次東趨以就郡地脈中抽在彼不在此會心人自領之耳惜乎僕瘁馬瘡遊興少阻聽輿夫所之未幾守土以儀從出迺知不可遊

遂憩廣生泉循升元觀梳洗樓東返不數武而雉堞已在前矣自絕頂雲中至地以圖經四十八里三百步計之爲一萬七千五百八十步道里記則云平高共積五千一百二十步有奇以盤路計之一步且兩級要之上下行兩日西不盡傲來東不越經峪若北天門後十五石馬山摩雲嶺亂石溝獨足盤天空山石筍城黃華洞愛身崖諸勝均未徧登夜宿雲中亦不見星斗所謂檐角大星如杯近者可摘及平明日觀均託之夢想中僅就予嚮所見海上日出狀與冶亭互相印證彷彿親見朱輪浴海紅霞蔽天置身百尺層巔山石衣裾上下洞赤而名山十日之遊終期之異日意殊欲然顧念齊魯

三大觀泰山居一子且三謁關里再至蓬萊矣近在二
百里閒而十年一至初覲靈山固當留不盡之緣以暨
再來之志卽弇州作記何嘗不三至是山也旣歸憩岱
廟雨花道院觀道藏及溫涼玉漢柏唐槐宋鐵缸明銅
鼎殿廡畫壁數十事再至環詠亭恭讀 御製詩觀斯
篆十字殘碑及二十九字摹本并唐祕演石曼卿以下
篆代題詠凡九十有六尙友古人羹牆晤對不能無一
日千載之思羶椎家復以摩崖各本填階爭市目迷五
色頃刻汗牛明日就道因出絕頂風雲中未竟之稟而
續成之爲登岱記已而題名望吳峯日光緒四年四月
二十日山陰陳錦同子昌沂登岱訪碑屬蕭山陸冶亭

勒石

續得武氏左石室畫象記

東漢石刻畫象多萃於山左其最著者曰金鄉魯恭冢
鉅野李剛墓嘉祥武梁祠嘉祥隸任城宋時經河患沙
淤填壅失武祠所在洪趙著錄已僅載其圖誌矣自黃
小松司馬訪得原石漸還舊觀又得祥瑞圖前後石室
各種尤前人所未覩詳見翁覃谿兩漢金石記而左石
室猶不與焉左室十石出最晚惟第一石有題名及贊
繪事精工分書遒勁形製與他石殊惜石中裂佚去後
半以爲延津之劍一離不復合矣予客山左十年始盡
得武翟山諸石室搨本曾紀以詩歲戊寅奉檄行汝源
經岱麓見一紙類左室畫象之半購以歸合前存半圖

觀之始知兩紙本出一石皆上下二橫左圖右贊上橫首圖顏淑握火事凡二人拱而跪者題曰乞宿婦執炬抽薪昂首而向屋者題曰顏淑握火贊二行三十二字曰顏淑獨處飄風暴雨婦人乞宿升堂入戶燃蒸自燭懼見意疑未明蒸盡縮荳續之事見詩巷伯傳惟淑作叔子縮荳作縮屋以今考之縮之言抽荳亦通荳乃互文次圖魏公子迎侯嬴見朱亥事泐存車馬并二人一曰侯嬴一泐贊亦三十二字可辨者曰公子曰魏信陵君虛左曰侯嬴曰侯朱亥言語曰不改餘字皆泐嬴誤作嬴又次圖王陵母對漢使事凡六人持械而立者曰楚將持匕首者曰王陵母一人持節車前曰漢使者贊

亦八句句四字首存一字曰王次存三字曰獲於楚次
六句曰陵爲漢將與項相距母見漢使曰○長者因伏
劍死以免其子事詳漢書王陵傳此上橫三圖也下橫
首圖范贖代兄事凡十一人冠服而左顧者爲外黃獄
吏髡髻藉地繫一木右脛一人執小木俯擊者爲范贖
兄考冠服坐室中者爲某令泐首一字又一室二柱柱
內外各一人爲門亭長爲范贖餘無題榜贊二行各存
九字曰義士范贖陳留外黃兄曰贖詣寺門求代考軀
兄下半並泐事屬僅見別無記傳可稽昔人以斂擊釋
考字義稍鑿今觀贊中語考實其兄名俯擊則脫械狀
也次圖晉靈公飲趙盾事凡四人一人冠服坐室中指

麾榜曰靈公一人踊躍搏巨葵當是提彌明榜不可辨
又一人泐其半榜曰趙宣孟贊曰宣孟晉卿舖輒駟桑
靈公憑怒伏甲噉葵車右提明○○○○靈輒乘盾爰
發甲中此下橫二圖也上下五圖合之爲高三尺有三
寸廣八尺有五寸下橫第一圖尾已直對上橫第三圖
歲久中裂上橫存陵母圖楚將半身下橫存范贖圖左
室一柱裂紋裛貫如綻待縫神物千年絕而復續當亦
小松諸君所不料也先是嘉祥新出一石廣二尺高與
前石埒亦上下二橫上橫一圖六人右榜孔子左榜何
顛爲擊磬圖而裂其右贊圖左別有贊則曰何陋杖人
養性守眞子路從後問見夫子○○勤體煞雞爲黍仲

由拱立無辭告語必是子路遇丈人圖贊圖在別石而贊僅存者下橫首圖一人在柳下坐婦懷搦曰柳惠亦泐其右贊次圖先以贊曰程嬰杵臼趙朔家臣下宮之難趙武始娠屠顏購孤詐抱他人白與并殪嬰輔武存繼以圖中隔屋柱內一婦人抱嬰兒背坐無搦外一男子面柱跪搦曰杵臼意亦左圖右贊上下參差下圖之末直對上圖之贊適於此中分耳蓋一石而綴連左右此亦其僅存者要其爲左室石無疑也其中何饋匱杖字異經文孔子所擊知爲編磬足備參攷擬舁置闕里廟堂與濟甯州學孔子見老子圖共有千古卽子詩所謂返璧僊源待他日也方今河流底定再度滄桑鉅野

金鄉漢石磐磐安知不重襍於世好古之士踵而求焉
當更有奇於此者謹爲之記以俟來茲

吳越錢忠懿王金塗塔搨本記

金塗塔搨本山陽丁仲山觀察壽祺所藏以授吾鄉錢立吾大令柏世守之者塔高并兩耳得今部尺四寸有三分底衡二寸許自底而上作三節以次遞窄至耳復寬如其底塔之陰高二寸二分寬寸餘文一十有九字作四行曰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下刻人字橫當其隙塔耳各刻寸許佛象節間爲蓮華形節下彷彿人形骨立者三餘似鷹虎絕類武梁祠畫象法僅可意會近底一節似字橫列者五點畫不可識考其分寸明慙山大師記載五寸許表忠譜云六寸重三十五兩陳廣甯則云今尺四寸三分上有頂作

浮圖七級是爲近之其刻象表忠譜云餓虎饑鷹愁山
記則云外四面鏤釋迦往因本行示相前則尸毗王割
肉飼鷹救鴿後則慈力王割耳然燈左則薩埵太子投
厓飼虎右則月光王捐捨寶首文理密緻滲以金飾今
所捐似祇一象誠如張燕昌言僅塔之一面蓋未能四
面具捐也至如塔陰款識各本皆同而燕昌所見於桐
鄉金鄂巖家一本以人作保豈各塔互文并尺寸亦不
必盡同與以其時考之乙卯爲周顯德二年正當忠懿
之世若如竹垞言塔爲武肅王物則時代已遲又或謂
忠懿歸宋後報不殺恩則歲月猶早皆非確論塔式本
出釋氏言謂是西域阿育王供奉舍利之具愁山本此

遂謂佛以普光明智熏三毒爲三寶變八萬四千煩惱
爲功德塔以表功德數量而王所造亦如之盡埋國內
名山冀後來啟一塔見一功德卽覩法象之全語頗入
禪不可盡信顧以王紮世保障全活者眾卽宋太宗時
被召歸國適有跣跣干戈立起其所殺傷豈可數計向
非軫念民生那得不痛深肌髓而乃遠遵祖訓近奉王
正忍此須臾保安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民命卽擬以
尸醢割肉月光捨身功德實足以相埒嗚呼英雄割地
自古爲難如吾王者可謂見乎其大不苟富貴者矣其
慈悲普救安知不早於其塔乎寓之塔之隱見愁山以
爲萬厯初常熟顧耿光掘地得之以付其甥錢太史送

興福寺廣甯以爲藏其鄉壽量寺作香鑪爲徐竹濤得去又見於桐鄉金氏似皆明季所出而宋姜白石已得其一周文璞爲之歌則宋時塔出已久是一是二均不可知其載自紹定程秘龍山勝相寺記者謂王以五金造十萬塔遣使頒日本五百其言更荒遠而難稽矣立吾世居吾越錢家溲尤王裔之聚族者仲山以此歸之固當予與立吾旣偕居吾越又同仕三齊方且祀武肅王爲飲蜡主得此益覺吾鄉食毛踐土之恩留遺自王者蓋遠爲集眾說書之圖末以俟夫考古者證焉

周虢季子伯銅盤銘搨本記

上古功成制器始自禹牧貢金以迄商周彝卣尊鬯率
猶銅質惟周宣石鼓勒攻車同馬之詩遂開立石建碑
之漸下逮秦漢李斯登封武梁畫象悉沿蝌蚪神姦遺
意與古爲新拳石片金疊出於土甑椎家爭寶之向嘗
疑石鼓車攻道揚中興主德一時臣工佐命必有金石
可傳今於虢季子伯銅盤銘搨本得之盤故存寶雞虢
川鎮以建武銅尺絮之長五尺九寸一分廣三尺七寸
二分高尺有八寸中深尺有七寸四足高二寸十五分
寸之一環徑三寸凡八重約今權四百五十斤先經鄒
邑令陽湖徐燮鈞得自道旁槽樞間拓出篆文百十一

字曰惟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伯作寶盤不

顯子伯句庸武于戎功經維四方薄伐玁狁於洛之陽

折首五百執係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伯獻馘於王王

孔嘉子伯義句王格周廟宣榭受卿王曰伯父孔覲有

光王賜乘馬是用佐王賜用弓句彤矢其央句賜用戊

句用政蠻方句子子孫孫萬年無疆蓋周宣王五年至

十二年伐玁狁時事也按銘文庸同用覲同顯央同英

戊同鉞疆同疆惟受卿二字原文魯泲訓爰饗今作受

饗饗同享叶平洛則北夷水名非伊洛也虢氏仲叔皆

王季穆仲封西虢叔封東虢虢川地當西虢則季子伯

必仲裔可知懸擬其時伯以王室懿親從征玁狁賞賚

獨優盤必其人之頌伯功者考其尺寸斤重皇皇鉅製
衡以周代鼎彝良不多得予所見今出於蜀者周祖南
公鼎搨本爲文二百八十五字白耳至足高得建武尺
四尺有六寸中深二尺四寸四分寸之一口徑三尺有
一寸腹徑加於口者五寸制作之大與是盤埒此外罕
聞矣同治間直隸劉省三軍門銘傳以兵車載盤歸六
安麻埠山中其搨本則桂笙陔司馬示予屬題者因得
見之而記其文爲足補雅詩之闕云

曲阜衍聖公所藏明季鐵冠圖記

自乙丑至癸酉三過曲阜見公府所藏有明一代明良
遺像冊太祖大像外別有立軸一幀內畫三層上爲宮
殿門盡闔額曰垂裳而理階下一人跪伏狀次爲山林
屋宇一人長鬚被髮著藍背心白沿緣右鞞左跣面縊
山樹狀又次爲各色旗置大甕中左八人兒童露髮辮
右八人武士戎服狀繪事麤俚裝池劣薄展之長四尺
廣尺餘卷之圓徑周一指外有鐵鏽齧痕相傳爲鐵管
圖見虎口餘生傳奇語略相似並言圖出鐵冠僊師手
亦名鐵冠圖洪武十三年太祖封記不得擅開意卽以
圖中次層爲萬歲山壽皇亭景識應甲申末造其在綏

寇記略謂莊烈帝於丙子歲

崇禎九年

啟大內鐵篋得圖一

頤類帝容跣足被髮而手攜一繩則恐出懸揣實則圖
祇寫意不辨爲誰容也按鐵篋事建文遜國時已有之
明史紀事本末載少監王鉞言高帝升遐遺紅篋藏奉
先殿左曰臨大難當發昇之至則四廉二鎖均鐵銅碎
之得三度牒袈裟鞋帽剃刀朱書從鬼門出事類莊烈
丙子以今圖測之紙卷亦餘鏽齧痕似同一鐵錮度鐵
冠不一圖而建文莊烈乃各得其一與或謂壬午甲申
均明祚大難而事多遙應太后呂氏之與懿安皇后三
皇弟之與三皇子馬后之與周后皆適相吻合且兩帝
廟號及前後殉難諸忠贈卹同出弘光自爲終始非偶

然也先是松江諸生袁燦若夢至一所歷代創業主會議革命有帝者被髮伏地嗚咽訴枉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我所能主常問建文皇帝夫革命大議出自歷代興王而獨明高帝有言可見夢爲明設旣非高帝所能主又何問乎老佛則以建文會遵鐵冠圖出者也在天之靈其知之矣非惟此也李善長十世孫奉高帝御書龍封已有二百十六年後持書見皇帝語似甲申之難迭見先幾蓋鼎祚脩短天命斯憑卜世卜年盲左良非虛語當日必有得自前知者至圖中第一層於甲申時事疑若無與又安知非卽袁生夢境所見會議革命地耶亦足奇矣抑又聞之崇禎十年啟宮中祕殿先朝所

封得古畫數幅其一人而七冠者曰官多法亂果爾則
圖之散見者尤多又不知鐵冠一圖究出何時何以獨
存公府其虞淵沈鐵篋之言是一是二均莫能詳其始
末矣姑備錄之以俟考古者

謁少皞陵周公廟記

自古非常之地必生非常之人曲阜古魯國山有尼防水有洙泗前周後孔篤生聖人而不知先乎此者乃有大庭少皞傳所稱少皞之墟大庭之庫是也少皞金天氏有陵在魯古城東今舊縣北一里舊縣者宋大中祥符五年改僊源縣所徙治嘉靖初遷今治於古城西則舊之城圯而村荒絕陵益歸然其北有山或曰雲陽外紀曰少皞葬於雲陽故亦曰雲陽氏師古曰雲陽山名在曲阜山之麓平地墳起土脈前趨至舊縣乃伏陵之博八丈九尺高二丈寶頂方二丈一尺宋時砌石爲飾上有石室供石像奇古室傍有楷樹前爲石壇狀八卦

舊爲小廟在其東 國朝乾隆三年建門殿兩廂表坊
圍垣有 純廟御題聯額自陵達縣列植松檜四百

木表道蔚然古秀與雲陽山木輝映成林前有巨碑造
自宋徽宗以金亂未竟龜趺敲道左高猶七八尺長倍
之百步外臥碑額方丈厚二尺許李東陽詩所謂豐碑
不刻字遺憾宣和年是也右蓋翁仲雷震仆裂存其首
高三尺博稱之石如礬脆白觸指粉落題刻漫滅自陵
西行里許入魯古城高阜有周公廟故魯太廟址魯論
稱孔子每事問者傳三十四世八百七十三年至頃公
廢宋眞宗幸魯復建歷代奉祀有 國朝 仁廟御
題聯額正殿祀周公配以魯公庶祀三十三公殿正中

設鼓器銅質容斗數升上平下銳西南隅肖金人像泥
塑金飾又石刻一像立庭左有碑門三榜曰達孝曰成
德曰櫛星堂一曰問禮坊三中日文憲王廟左曰經天
緯地右曰制禮作樂繚垣四周栝柏填翳夷考其地在
今曲阜縣城外東北三里當古魯城內東北隅與少皞
陵相隔一隍古木葱蔚棟宇巍峩所謂非常之地必生
非常之人其有迹可尋者自炎皞以迄周孔內聖外王
淵源斯在恭逢 右文盛治禋祀修明 青輅時巡迨
官歲祭宜其與尼山俎豆共有千秋也祇謁而退爲之
記

龍洞佛峪記

自千佛山東行土脈遞高隔數里有石累柯當道若門
闕間似小山而越頂可過者率格格鳴車輪如是凡十
里見方山疊立以石戴石出雲中又五里曰洞前村車
不方軌馬不交馳絕壁陰崖若削若剖乘石峽螺旋而
入纔通人漸入漸深四山環抱中有隙地容十畝平如
掌曰龍洞後有石幃高出天表直削至地左右聯綴幃
略低峻削相似或倒懸旁出作檐牙俯瞰狀石紋綻裂
如土岸崩涯危樓敗堵隱約成郭幅其參差層疊疑巨
靈開方取石以大加小堆堞不平稍觸卽墮飛泉鍾乳
出石縫如涕唾下垂爲釵股屋漏痕成五色上無寸土

而奇卉怪木霑雲氣藹而生禿髻簪花天然姿態右幃
差可登得洞僂而入出南口約二百步中多寒滴前幃
缺左角爲山門有廟以幃爲垣院宇露列日月之光午
則見天小若甕容片雲咳聲人語闐應百谷蹙一足行
中庭則四山皆震木葉驟落如風雨顧寒甚九月而裘
時方公餞上官子先一夕往因宿焉北風怒吼霜花亂
飄摩壁朗吟達旦未已次早循舊路出峽北轉同一行
兩山閒而左崖右澗輿筍巖腰略約緣坡潺湲當道行
五里得一山譬猶趺坐有廟當胸階級陂陀高下鱗次
廣什龍洞而平逕之予自山左股入及腹止輿拾二百
餘級乃廟是爲佛峪峪固注谿得名也院宇橫列分數

層爲長廊廣庭露臺飛閣繚以堦垣竟左右兩山仰臥
多叢灌生砂磔閒松栝桎瘠疏不成林憑闌俯窺不似
前遊寒僮顧限於四隘無遠矚獨東峰稍平有亭焉鳥
道紆曲樞掖以上西南而望則龍洞諸峰聳峭攢碧森
列如刀鎗西北綠野青畦杳入無際佛山華峭隱然如
天仗行空雖分道前趨而節節環向乃始知其勝也時
復夕陽在山飛鳥翔集蒼然暮色興從催歸蓋不可以
再宿矣兩間通都大邑靈秀所鍾必有名山巨川磅礴
鬱積於百里之外者地脈長也濟南地脈羣知其自佛
山而不知其盤結於龍洞者以曲爲舒以高爲厚以迴
環爲博大鶴膝非長龜趺非短虎咽不直鸞頸不紆造

物固同一設施也登斯山者其亦知根抵蟠深之故與

結筏順清河記

榿杵杞梓自楚出也庀材者麇集於漢乾嘉以前閒歲
易天壇燈幹構大材不於藏則於川巨筏蔽江名曰王
木廟工構料遂襲其名予詩所謂王木傳聞驚水驛楚
材聲價重巖廊是也然以是知木賈之立法也精矣木
無大小無病而根杪具者入選其中空外裂多節無皮
短細曲腫蠹腐者不與焉用筏畫分寸曰灘尺任取一
木約距根尺有一把握量其圍圓得若干尺寸爲若干馬
自圍一尺馬三分起至六尺止每半寸則一進馬以次
遞進尺五分以上每進半分寸四寸以上每進一分尺
五寸五分以上每進分半尺八寸五分以上每進二分

二尺五寸五分以上每進五分三尺五分以上每進一錢三尺五寸五分以上每進二錢四尺一寸以上每進四錢四尺五寸五分以上每進八錢五尺一寸以上每進一兩六錢五尺五寸五分以上至六尺每進三兩二錢統而計之尺馬三分二尺而馬且八分矣三尺而馬已一兩三分矣四尺則四兩三分五尺則十六兩三分六尺則六十四兩三分矣法用句股圍徑互乘方圓遞積并計寬長得此倍蓰是爲龍泉馬數古人制作之精百世而不可易者也六尺以上曰飛馬言馬不可限量也尺半以下曰錢馬言馬不及一錢也一尺以下曰不等等言馬不列於等也間值者按馬計錢名曰貫頭每馬

若干貫則其值也每馬馬一兩每貫錢一千也時予方奉檄赴袁江順清河接運曲阜廟工木植六萬本以纜結筏爲三十有七簞簞四節節四丈廣半之厚當其廣什之二帆檣林立塞滿牖河矣詢之漢人下長江僅二簞耳爲板屋其上家焉其行動以歲計顧大風浪作而簞散人溺者屢矣予以三月杪發揚莊千夫繫纜日行數里抵湖則隄沒無繯道乃以五舟十帆引一簞行凡五閱月始全抵濟甯水次一日簞次白莊風雨大至湖口埧水溢下灌牖河頃刻而漲且丈餘夜半風甚人聲鼎沸則頭簞大纜拔岸楸下駛遞撞次三簞各纜俱斷時水已沒牖橋簞越橋石徑去人聲漸遠不知所之惟

兩岸民船叫號不止推蓬駭矚天黑如漆選健卒掉扁
舟隨之則已過三牖達黃林莊片刻行數十里矣筏木
盡在而人不傷并民船亦無撞沒者亦微倖於萬一也
既抵濟按照龍泉馬數售木歸款蓋六年而畢云

汶水濟運源流記 戊寅四月

山下出泉故禹貢導水自山始岱脈殊眾隨地皆泉莫名所自其出左腋而爲泗者西流入運南會於淮其出右腋而爲汶者西流入濟北歸於海自戴村遏汶而分流亦入於運且北會於衛矣自黃河奪濟而分流徑入於河不復達於衛此其變遷大較也予奉大府檄窮汶源始知上游北羸牟柴涪五汶今實二支北支出萊蕪及蒙陰北境之泉南支出新泰及蒙陰南境之泉分道西流入泰安境其泰安北泉由泮水會流入北汶南泉由各渠分流入南汶力敵勢均合流於邑西南大汶口而至壘城垣壘城垣者堵斷小汶入洸河故道者也故

下游大小二汶今實亦一支二百里間萬派會歸沙流
散漫廣輒五里不計深淺博大能容兩崖天成無隄捍
可束大汛則驟漲丈餘滂沱溢岸小汛則原泉有本涓
滴成渠其越甯陽東平邊境以至於戴村埧上者實汶
水經流而無一非蒙新萊泰四境之泉始作運河者以
爲不足又旁引肥城平陰東平北境諸泉開滙河七八
十里使同入於埧上濟汶其閒泉力亦復深厚惟皆平
地土池深溝積潦與沙河迥別全賴人力開浚自道光
壬寅至今泉廳先裁後復未曾開浚一次是以有水之
池什不獲一祇肥城一邑於同治庚午重開得水而平
陰渠塞不得宣洩此其受病之原蓋可得而指也夫汶

根於泉泉散於地上游涓流時涸河身高淤而難容下
游渠路不通尾閘艱澀而不治年復一年去路緩停則
來源回縮汶水經流末由暢旺其病一戴村滾水貝洩
汶之餘者也埧缺則不餘亦洩當年所稱高七尺者自
河底仰量而定耳今底高幾及四尺則埧高不過三尺
卽無缺漏已減分流什六矣况土埧缺口已三十丈而
石埧周身滲漏一無補苴是以大汛洩或不盡小汛洩
竟無存幸值異漲盼若雲霓而無漫不刷有刷必盡正
溜西奔則分流南淤其病二今之分水口閒亦得水者
漫埧所餘及甯汶泉流也若經流異漲未嘗不一擁而
下但須汶口煞埧堵其正流旁開引渠入湖方得藏以

待乏乃蜀山馬踏兩湖自侯林黃決淤淺如盤一無可蓄專恃草埧攔留涓滴何以敷運河挹注其病三明時職方地圖汶水百泉運不見乏運河備覽所載增至二百四十四泉運不見充良由泉之旺衰雖關地力亦視人工咸豐初停運以來泉官泉役日事惰偷毫無引導塞者以廢通者以塞至今泉員復設必無實事求是之材其病四夫運河天下之血脈也汶水運河之命脈泉源又汶水之命脈也治運而不治汶治汶而不治泉則汶竭而運與俱竭而海運眞成孤注矣溯自設泉以來泉必有池池必有渠立之穹碑大書深刻池圍渠畔多其餘地種之柳樹俾泉夫泉老世服先疇獨其賦役此

輩食毛踐土視同家業莫敢怠荒至今借泉灌地厲禁猶存其涓滴寶貴之心尙相傳於勿替但使申明舊例賞罰嚴明則歲修之費未始不在泉旁租稅之中本不難從頭整頓某爲區處查得各泉自蒙陰萊蕪新泰而經泰安者爲汶水正流蒙之泉十有五渠二里有奇新之泉四十有九渠一百八里有半萊之泉一百有三渠七十六里十分里之一泰之泉百三十有七渠三百六十七里六分里之五自肥城平陰而經東平者爲汶水支流肥之泉二十有一渠三十九里有半滙河二十里有奇平之泉二滙河十有八里東之泉五十有四渠二十里十分里之六滙河六十有六里四分里之三皆出

戴村壩上自甯陽汶上別出壩下並蓄入蜀山湖者爲汶水下游甯之泉七汶之泉二十渠百五十有八里三分里之二其實存新舊泉池四百有八所渠五百八十五里有奇河一百三里有奇以泉數攷之一倍於運河備覽四倍於明代職方可不謂多與今檄有泉州縣辨其泉之上中下石池土池沙底泥底有井無井有珠無珠而又探量原深新淤之尺寸分三等工程概令開出原底以拔草撈汙責之泉夫以開渠行水責之牧令初辦則酌給經費爲剗始歲修則仍屬泉旁種地之人泉則由池入渠渠則由枝達幹蒙新四邑工簡而易行肥平三邑工繁而可久嚴其考核勤其抽查不三年而戴

塹分流不勝挹注矣或謂泉源過旺則三合土塹漫勢益洪不知此塹始於道光壬午皆爲運河苦漲而設今運河苦涸久矣卽增高土塹猶不及原定七尺之數而分水口尙恐斷流豈容拘泥遠年成法倘慮汶境被淹卽須疏通楊家河以洩下游去路而入於蜀湖豈得顧汶上一邑之淹而坐視運河分水之涸且洩汶上之餘正儲蜀湖之蓄秋冬開湖濟運以利鹽船實有無窮之益至目前土塹被沖羣知爲嵩山逼溜所致旣不能引溜以避塹計不如遷塹以避溜照大隄防汛法歲峻秋防使之不漫則不刷不刷則不決較之逐年草塹苟安旦夕者百倍其功方今晉豫游饑南漕西賑來年漕運

急顧京儲運道泉源固屬事不容緩卽以大局而論規
復舊章治先腹地將贍民以裕國使內重而外輕事亦
無急於此者治黃則重在尾閘宣洩爲貴治運則重在
脊背引導爲先惟此原泉混混實爲灌頂醍醐漕運貿
遷胥基乎是士大夫矢志澄清力肩世事盍於此加之
意與謹記所見如右

鐘神記

會稽郡署越王故宮也有閣在左曰鎮東索石高十丈
廣稱之洞其下爲衢而重樓在上空中無物僅容一鐘
煨於斐亂後復建因鑄鐘焉鎔銅千斤當故鐘之半叩
之而不鳴當事走羣望縣韜鐸募能鳴之者莫敢應越
日有冶持木確詣閣下撫其鐘顧而笑問其姓字爲金
能鳴聽其言則曰金之屬生於山登於冶其性剛而廉
厲質重而氣凝無勿鳴焉擇焉而不精鎔焉而不熟洗
鍊焉而不純與鉛鐵沙礫雜處而無以盡其材斯默焉
爲之主者且多方叩之卽有鳴也無如非金者之沸乎
其中似金者之咻乎其側何也則其與筵撞也何以異

若有人焉大其洪鑪厚其薪炭哀之如山鎔之如海水
火之以眡其剛柔也方圓之以眡其規矩也刀鋸之以
眡其堅脆也膏澤之以眡其燥潤也使夫鐵而頑者借
以裂鉛而煨者汗以流沙礫細瑣而不潔者糜以爛選
之什一而錚錚者出焉融之百一而鏗鏗者出焉此黃
鍾大呂之音而清廟明堂之器也且一物而天地四時
之氣備焉者其鐘乎地質故墜天形故懸寄響於脣運
氣於紐一杵所發其由脣以貫於紐者自下上上也由
紐而復周於脣者自上下下也勁於腸飶於頤動蕩於
肩膂悠然其不盡者上下交而地天泰也始鳴也醒寐
覺昏發聳啟蟄轟然若雷霆之奮地日月之升天銅山

之西崩而獅子之夜吼也其爲聲也氣充於體力餘於身當頭棒喝觸乎崑崙渾淪始闢於象爲春旣而山川震撼林宇倒懸不動而搖不暈而眩不鼓而盪不盤而旋挾山奔海立風起水涌之勢兼鞏謹磬辨絲哀竹濫之音合口而呼聲滿腸腹鯨鏗鼉怒得意自雄實大聲宏其象宜夏於斯時也日中則昃月盈則缺元氣漸納神明內收橐籥在天有時而倦矣雖然長風去萬里而林木自搖也夜潮下廣陵而江流自怒也駟馬駕輕車過長坂而墮堞自飛也譬之幽花當秋而韻其餘音耶已而屈曲以紆夷猶以徐晴絲漾空捲而復舒欲絕不絕若歛以獻杳不知其所之返萬象於太虛其爲聲也

澹而遠竊而深流水空山曲終素琴疑無尙有韻於人
心元竅蟻伏闕爲冬聲蓋至是而再擊者至矣十擊而
後跌宕無蹤託物而凝聲在空中夫金者水之精而火
之牝也氣者質之牡而聲之母也金交於火而氣孕之
氣積於質而聲吐之猶人之有言也質之不純氣之不
盛而強使有言安在其不爲布鼓之擊與瓦釜之鳴且
造化之於物也取精多而用物宏必若有神焉以尸之
千山之士一掬之金積而成器其役萬人謂非取多用
宏而有神以尸之者哉言訖而仆甦而問之無所知而
金則自此能鳴矣說者疑是卽鐘神與今之杵蓋其確

云

一